

我爱这片土地

朱玲 著



NLIC 2970744755

随着阅读、写作经验的积累，
故乡的生命脉络亦在我心中渐渐清晰，
一股温暖的乡情挥之不去，
久久地在心中回荡。



■ 浙东作家文丛(第9辑)

我爱这片土地

朱 玲 著



NLIC 2970744755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我爱这片土地 / 朱玲著.—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12

(浙东作家文丛 / 李浙杭主编. 第 9 辑)

ISBN 978-7-80743-883-0

I . ①我… II . ①朱… III .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169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 9 辑)·我爱这片土地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朱 玲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 315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罗敏波

开 本 660 毫米×950 毫米 1/16

字 数 186 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883-0

定 价 28.00 元

序

朱玲是“80后”文学青年，跨入文学门槛也就是四五年时间，但是她进步很快，尤其是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堪称进步喜人。

最初接触的朱玲的文字是她的一篇散文，遣词造句中规中矩，文章布局也合情合理，但是通篇看下来，总觉得缺少灵气，而且没有脱离学生腔，就像一池平静的浅水，干净却少了涟漪，难以撼动读者心灵——原因是缺少阅读。

于是我说，多读些书吧！建议她读些报告文学，因为好的报告文学不乏激情——这是对她文字的弥补。

朱玲是个敦实的人，于是她就找来一些报告文学名篇，认认真真阅读起来。到底是宁波大学中文系才女，几部作品读下来，心里已经有所悟。几个月后，恰有镇海籍著名漫画家朱根华先生来镇海，于是她决定尝试写篇关于朱根华先生的报告文学。

这是朱玲报告文学的处女作。

相比之下，朱玲第一次的报告文学写作堪称顺利，一是朱先生十分配合，采访十分从容；二是写作对象是很有故事的单个人物，文章有事可叙，结构相对简单，容易把握脉络。这篇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在《镇海潮》刊出后，受到了同仁的普遍好评。自此，朱玲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产生了兴趣，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笔者以为，在文学的各类文体中，报告文学是颇需功底的一类文字。它的“报告”属性，决定了所写对象必须完全真实，这就局限了作者天马行空式的思维驰骋空间，给写作划定了“楚河汉界”；但是它的“文学”属性，又需要作者在有限的空间里开展充分联想，运用各种文学手段尽情发挥。这种独特的“游戏规则”，决定

了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假如没有准确驾驭文字的功底，或者缺少在一定空间里的必要的形象思维天赋，要写出一篇感人的、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也就难了。

但是朱玲成功了，尽管她还有许多尚待提升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朱玲写得很苦，因为她要写作的对象，是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的题材，而且，这是她完全陌生的范畴。那年镇海区作协集体创作一部关于歌颂镇海农村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报告文学，朱玲承担了关于土地改革的部分。对一名“80后”来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她甚至未曾听说过，何况她从小一直生活在城市里。

她有些发愁，但是没有退路，事情还是要踏踏实实做。那段时间，朱玲到处找人采访，她找当年经手此事的老干部，找农村土地改革的当事者，还四处查询各种资料，搜集了许多素材。等到一大堆材料搜齐摆在面前，她犯难了，这么多的材料，该怎样组合？从何处入文？

不过，最后她终于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不错。

有了这次经历，朱玲对写报告文学的信心足了，虽然困难还是存在，每一次她都犯愁，但是每次都写成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写得好。

这本集子里收入的报告文学，就是她这几年学习实践的成果，其中有反映新中国六十年镇海国办文化发展的历史题材，有描述新世纪社区文化建设新事物的题材，也有赞美新时期当代农民依托科学技术发展近郊型农业的题材。这些题材的总合，使朱玲的报告文学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当今时代的新气息。这就是朱玲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

朱玲还是个文学新手，就文学而言，她才刚刚起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她一定能够写出更优秀的作品，因为，作家从来都是从新手开始的。

徐志明
2011年2月

目 录

序 / 徐志明

上 辑

诙谐·正气·道义——著名漫画家朱根华印象	3
追求;超越生命的守望——献给金时荣老师的挽歌	18
科技为他插上隐形的翅膀——“种植能人”郑荣希的故事	76

下 辑

走进社区;翰墨飘馨书香醇	99
土地的涅槃	117
潮落潮起六十春——镇海专业文化回眸	153
后 记	220

上辑

WO AI ZHE PIAN TU DI·SHANG JI



诙谐·正气·道义

——著名漫画家朱根华印象

一位少小离家，然而乡音未改的古稀画家，捧着他那颗梦萦故土的拳拳之心——回来了。

深秋的甬城，阳光铺洒，温暖、耀眼、熠熠生辉。奉化江畔的邵洛羊艺术馆大厅里的巨幅喷绘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笑意盈盈地望着络绎不绝的人们。市、区的领导，画界老友，大批的甬城市民，消息灵通的各路记者都来了。

在上百幅诙谐生动、艺术精湛的漫画面前，人们被画家的智慧和构思折服……

这一天是2007年11月21日，镇海渔家子弟朱根华带着他精心挑选的128幅新作，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这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著名漫画家，离休前是《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从事漫画事业长达50多年，还连任4届中国新闻奖评委。

他已经记不清楚参加了多少届全国美展和漫画展，他的许多作品曾经在国际画展中亮相。但是这次画展，却让这位饱经风霜的老画家难以平静。画展揭幕前一天晚上，朱根华竟然整夜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叫他怎能不激动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办画展啊。

“一夜未眠天已明，急披衣衫迎乡亲。区区漫画何足道，聊表游子一

片心。”

——开幕式上，老先生即兴朗诵了这首感怀诗。在一反常态的凝重面色和哽咽语调中，激动之情一览无遗。这位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历经风浪、几番起伏的老者，在久居京城回乡之际，在一腔石骨铁硬的宁波话间，不禁心潮澎湃。曾几何时，故乡只静静蛰伏于心之一隅，在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中隐隐闪现。如今，数次回乡，家乡的模样在朱根华的脑海里一遍遍地刷新，一次更比一次让他魂牵梦绕。

“朱根华漫画新作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游子和母亲互赠的礼物，抑或是游子和母亲心灵的碰撞……

记忆童年——宁波与上海的双重影像

70多年前的家乡在朱根华的印象中是模糊的。他随父母举家迁往上海谋生时，尚且是个不谙世事的三岁孩童。“家”的最初记忆，是从父母在上海虹口区经营的那家规模不大的烟纸店开始的。

朱根华的母亲虽是江南女子，却也是位豪爽仗义的女丈夫。她乐善好施，广结朋友，他们的住所也因此时常成为宁波籍海员在上海的临时落脚点。童年的朱根华喜欢这些海员，他喜欢看那些被海风吹得粗糙的脸庞，喜欢他们给他带来的各式零嘴，喜欢听他们用有棱有角的语调说各类奇闻逸事。狭小的居住空间，因为这些艰辛劳苦，但又不失乐观向上的宁波人的到来而显得热闹温馨。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苦心经营的家在战争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身无分文的一家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当时位于法租界的四明公所，在同乡组织的难民收容所里安顿了下来。

创立于嘉庆年间的“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创办的同乡组织。上世纪30年代，四明公所慈善事业设施日渐完备，规模不断扩大，在致力维护同乡利益、帮助同乡解困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原籍文化的集中体现，四明公所浸透了浓郁的宁波乡情——朱根华在那里

度过了奠定人生品行的童年时代。

朱根华的漫画生涯起源于一枝馥郁的并蒂莲：戏曲和他钟爱的小人书。生活的土壤滋养了未来漫画家萌动的心。

当时，上海的“大世界”“大舞台”等游乐场以及学校周围的艺人杂耍摊点都是年幼的朱根华经常光顾的场所，这里是他心中的乐园。朱根华爱看戏，且从不“挑食”，越剧、评剧、沪剧、滑稽戏……逢戏必到。看久了，这个“小戏迷”就情不自禁跟着唱，一招一式竟也学得有模有样。每每夜戏散场，朱根华就一溜烟儿跑回家，一板一眼给家人来段现场表演。夜深人静，家人熟睡之际，兴致犹浓的朱根华便拿起画笔，将脑海里的人物绘于纸上。

比起戏剧人物“素描”，照小人书临摹对朱根华而言就轻松多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漫画业空前繁荣。《时代漫画》《漫画生活》《上海漫画》《漫画界》等一大批漫画刊物在朱根华生活的城市中涌现。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长篇连环漫画《王先生》和黄尧的《牛鼻子》风靡一时，画中的主人公更是为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所熟知。

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钟爱和执著，没有钱，但着迷于绘画的朱根华就经常挨在人家身后蹭书看，一旦手头有一两分钱，就马上去租书临摹。家里的地、墙、桌统统成了他的绘画板。

也许就在这时，缪斯女神击中了他，一扇漫画世界的大门徐徐向他开启。懵里懵懂走入其中的小根华也许未曾想到，多年以后，循着老一辈中国漫画界俊彦的踪迹，他也走进了中国漫画的殿堂，用他手中的笔描绘人生。而此时，他正在自己涂抹的人物间自得其乐。

感谢母亲，那位目不识丁，却深深崇尚知识的江南女子，即使一张描红、一幅涂鸦，她都用平整的纸细细包好，珍藏起来，不允许有任何玷污。这种对知识和艺术虔诚的心理波及朱根华，在他的生命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后，无论身处艺术高峰抑或跌入人生低谷，他始终坚定不移厮守着艺术的绿洲，坚持为正义说话，为道义张目，从未轻言放弃。

像许多那个时代的宁波人后代一样,到了适学的年龄,朱根华进入乡人办的四明小学,完成了1—4年级的学业。5年级时,朱根华考入了中法中学附小。那是一所法语教学的教会学校,学费昂贵,但年终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可以免除全年的学杂费。当时朱根华的父亲做着码头工,母亲给人当保姆,家里入不敷出,生活极为艰辛。

也许是天资聪慧,也许是冲着这第一名的免费,朱根华每个学期都没有让母亲失望。每次考试结束,那名大胡子法国校长都会用法文报出前十名学生的名字,而每一次“普罗米尔”(法文:第一名),都是属于那个穿旧式翻毛皮鞋,背白色帆布包的小个子男生——朱根华。也正是凭借这始终如一的“普罗米尔”,朱根华分文未付地读完了初中课程。

初试啼声——一幅画断了求学路

漫画是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绘画艺术,但它却不仅仅属于“下里巴人”。漫画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拥有着高贵的艺术血统。漫画最初的雏形出现在欧洲夸张变形人物这类绘画作品中。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达·芬奇、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画家威廉·贺加斯等名画家就曾经将这种夸张的人物表现手法运用于他们的作品中。400多年后的20世纪初,漫画开始出现在中国画坛。之后,这种诙谐幽默又不乏讽刺批评的画种很快受到了中国受众的喜爱。丰子恺、黄文农、叶浅予、鲁少飞等一批中国早期漫画家脱颖而出,活跃在当时的文艺和政治舞台。

在这漫画风靡的黄金时代,喜爱绘画而且性格开朗的朱根华,无疑受到了其熏陶和影响。

朱根华漫画生涯中最初的成就感,本该来源于中学时代的一幅墙报。时值国共内战,民不聊生。身为上海格致中学高一学生的朱根华挥笔创作了一幅揭露国民党内战的漫画,刊登在学校的墙报上。怎料,此画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得罪了政府当局,这幅“发表”的画作不但没有使朱根华尝到初试啼声的喜悦,还因此得了个“品德不及格”的“奖励”,

并由此失去了申请补助金的资格。

家境贫困一直靠“挣”奖学金读书的朱根华，被自己的“处女作”切断了求学路。

迫于生计，朱根华到南京一家造船厂做工，当起了船厂打铁工人。算他运气，进厂不久，恰逢总经理办公室要招一名绘制工程图的人员。听说这名成绩优秀的高中生还有绘画技能，便将他招进了厂部大办公室。

厂里让朱根华重提绘笔，画船舶图纸。朱根华十分得意，他以为这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他苦干了几日，精心绘制了他觉得中意的轮船画。当朱根华乐呵呵地把那幅漂亮的船舶画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大家一看傻眼了：这哪是图纸啊？一艘漂亮的轮船跃然纸上——负责工程图纸的一伙人真是哭笑不得——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富艺术性的然而也是最荒唐的工程图啊！

真是成也绘画，败也绘画。绝好的机会被自己搞砸了，朱根华被打回车间。

细胳膊细腿的朱根华哪是抡铁锤打铁的料啊。别人打铁抡圆了打，他没有力气也不敢把铁锤往圆了抡，只好用双腿夹着铁锤的柄，两只手拽着铁锤轻轻地敲打。见到朱根华这副模样，在一旁看他打铁的老师傅直摇头。

看来朱根华并非“产业工人”的料。有一次他感染恶性疟疾躺倒了，厂里找到借口，便迫不及待把他辞退了。

失业后的朱根华，生活境遇急转而下，跌入了贫民队伍。为了生计，他当起了小贩、学徒、店员，过起了现实版的“三毛”的生活。

尽管生活对他非常残酷，但他作画的兴致始终未减。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相似的境遇，使《三毛流浪记》成了朱根华最生动、最直接、最烂熟于心的漫画教材。他开始大量模仿、创作，并多头撒网投搞。

可是每次，他怀着满心期待把稿件投入邮筒，得到的却是屡屡被退稿的结果。在足以令人泄气的高达95%的退稿率前，他没有退却，依然孜

孜不倦地迈着通向漫画之路的坚定步伐。

“要走进艺术殿堂，倘无师长指点，光靠自己瞎摸瞎闯，需经多少磨难，需受多少失败。如果意志不坚，事业极难有成。”半个多世纪以后，已经成名的朱根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慨万分。回望走过的路程，这寥寥数语背后的辛酸，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了。

也许是被朱根华的执著感动，数年的艰辛终于绽出希望的萌芽，生活向他展露了亮色。

1948年，朱根华的漫画《生活重担》发表在了《文萃》杂志上。画面中，直立的石担上方，剥削阶级、达官显贵歌舞升平、贪污腐化；石担下面，是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作者借中国传统的石担为道具，真切地呈现了在那个时代里挣扎着和挥霍着的两类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具有极强的艺术张力和社会现实意义。这是朱根华的第一幅真正意义上发表的漫画。

从此，朱根华与漫画结下了终身之缘。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进城了，热血沸腾的朱根华背着母亲偷偷考入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次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调至空军政治部工作。1958年因为一次工伤事故，朱根华转业来到了中国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干上了美术编辑的工作，走上了专业美术创作的道路。

结缘大师——找到了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

中国漫画队伍是一支由漫画家和广大业余漫画作者组成的强大队伍，不少漫画家正是在创作实践中从业余转变为专业画家的。朱根华便是其一。在这化茧为蝶的过程中，丁聪、方成、米谷等老一辈漫画家，对朱根华的漫画创意和艺术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0年，《漫画》创刊。在发行杂志的同时，编辑部门前还设有一个张贴着画家原稿画作的橱窗，每周一换。朱根华时常在明晃晃的橱窗前

驻足，细细品味。主编米谷先生那些构图精巧、黑白分明的画作让他印象极深。

朱根华当时也给杂志社投稿，但因为专业技巧的缺乏，作品弊病较多，鲜有录用。

为了向前辈讨教真经，朱根华常常直接送稿上门。每次去编辑部之前，朱根华总会精心打扮一番：大盖帽、新军装、紧束一条宽皮带，英姿飒爽。锃亮的军靴在走廊里踩出有节奏的“嗒嗒”响声。每次见到编辑老师，朱根华总是很诚恳：“老师，稿子不用没关系，但请告诉我，哪里不好。”久而久之，走廊里有节奏的“嗒嗒”声响起时，编辑室的老师便知道：朱根华来了。

一生无缘艺术院校的朱根华，因为老一辈漫画大师的“授之以渔”，具备了专业漫画者的素质，这是他得以驰骋中国漫画界的终生财富。当时，米谷、江帆、江有生等画家不厌其烦地帮他修改画作的行为令其颇为感动。米谷更是倾其所有，将从艺术构思、形象刻画、画面布局到笔墨技法等全套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他，更让他有机会在案前侍奉笔墨，亲睹自己漫画创作的全过程。朱根华说：“我的漫画技巧是米谷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著名漫画家毕克官介绍朱根华的画时说：“他的漫画有个性。他喜欢用短粗而果断的线条和黑色块塑造形象，通过画面黑与白的比对，呈现出一种黑白木刻的风韵。”这种风韵正是脱胎于米谷的漫画。

小画作，大人生，学画亦是学做人。朱根华为漫画家们深刻的艺术见解所折服，为其艰苦严谨的创作作风所感动，更为其宽阔的胸怀所深深震撼。多年以后，当朱根华坐在美术编辑的位置上时，当他在成堆的稿件中看到稚嫩却闪着灵光异彩的画作时，他也像老一辈漫画家一样，给来稿者写长长的回信，中肯地提出修改意见，每月不辞辛劳地帮助他们分析选题。

因为，他曾经也有过相似的期盼和经历。

“文革”动乱——人生又一次炼狱的磨砺

朱根华生性耿直,疾恶如仇,好管“闲事”,为此他没少栽跟头,没少吃苦头。从“大跃进”到“文革”,他屡遭诬陷,多次被剥夺创作权利,用他爱人的话来说,就是他经常成为“政治运动的运动员”。

“文革”十年,是朱根华生命里最灰暗的时期。

十年里,针砭时弊的漫画界首当其冲成为这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炮轰对象,丰子恺、张乐平、叶浅予、米谷、廖冰兄、江有生等一大批朱根华景仰的漫画家蒙冤受害。十年中,他被夺走画笔,被发配到湖南、江西农场喂猪种菜。因受牵连下放甘肃的妻子,住在荒无人烟的半山腰,含辛茹苦抚养一双年幼的子女。十年间,他饱受精神折磨,夫妻天各一方杳无音讯,漫漫长夜的相思之苦,带给他的何止是肉体的摧残……

居心叵测的造反派以“夫妻团圆”为诱,逼他说假供词,未果;又把年迈老母亲从上海接到江西劳改农场,妄图让于心不忍的老太太说服儿子。天天以泪洗面的老母亲见到饱受摧残的儿子,居然高声说了一句:“好汉——”吓得造反派赶紧将老太太拖拉出去……

母亲是朱根华心中永远的痛。在朱根华彻底平反前的一周,这位坚强的镇海女子在黎明的曙光已经展现之时,撒手人寰。

或许,当时他只要稍稍地折腰,或者只是在某些场合保持沉默,噩梦就将结束。但性格使然,当狂风巨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时,他岿然不动,看恶浪在自己脚下被打成碎末,散开……

这是石骨铁硬的宁波人的秉性,就像同样是宁波人的柔石一样,朱根华的血液中唯有刚强和韧性。

那是一段荒唐的历史,各种不可理喻的遭遇朱根华都“领教”了。一次,他为一个小孩画了一只大象,以此换得一乐。但是这只毫无罪过的大象,也成了造反派批判朱根华的理由——因为造反派头头姓“向”。无

辜的大象成了朱根华攻击造反派的证据。从此，朱根华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利。

被夺走画笔的朱根华无师自通地捣鼓起了竹雕。一个个的竹雕人物像在他手里诞生了，长鼻子、大胡子、高帽子，个个精工细作，栩栩如生。这些刻着岁月痕迹的作品，如今陈列在朱根华家的客厅壁柜里。每当客人看到这些作品，都忍不住赞叹朱根华的好手艺，但少有人猜到这些造型滑稽、令人忍俊不禁的作品却是朱根华在艺术生涯最最灰暗的岁月里完成的，它们带着朱根华与生俱来的聪慧和灵气、对艺术与日俱增的执著，以及高压生活下的坦然、乐观与坚韧。

秉笔直书——咫尺画作间的济世精神

普希金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云开雾散的一天，终究是来了。

1982年。对于中国漫画界和朱根华来说，都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这一年，中国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漫画展览，这与1936年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整整间隔了46年。这一年，身经忧患挫折，年过半百的漫画家终于可以自由地创作绘画，并在自己的画作上署上“朱根华”的名字了。

他彻底平反了！搁浅沙滩的鲸鱼，重新跃入漫画的海洋，一颗曾经被历史灼痛的心再次激情澎湃了！多年的压抑变成强大的动力，强烈地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历经风雨，朱根华更加坚毅，对人生的思考也更趋理性与透彻。这种坚毅与深刻渗入骨髓、凝于笔端，立于咫尺画作间。

和着中国漫画事业大步迈进的节奏，朱根华迎来了他漫画创作的高峰期。从1982年起的十多年间，他的画作大量见于报端，频频问鼎中国漫画各类大奖：1987年《这条腿绝不可能是属于它的，信不信？》荣获中国好新闻漫画作品一等奖；1989年，《摇篮嫌小》获全国漫画大赛一等奖；1991年，《返乡梦》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2年，《有眼无珠》获中国